

《中庸》批注 (选刊)

南开大学中文系七二级工农兵学员

前 言

《中庸》是儒家的一部唯心主义哲学著作。它比较系统地记述和发挥了孔丘的中庸之道。据史书记载,它是孔丘的孙子孔伋(子思)所作。以后的思孟学派在内容上又有所增添。西汉时,此篇收入《礼记》一书。南宋反动理学家朱熹把它从《礼记》中抽出,同《论语》、《孟子》、《大学》编纂为《四书》,并作了“集注”。此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它推崇为儒家的经典。

春秋后期到战国,在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的打击下,整个奴隶制陷入全面崩溃,封建制逐步确立。面对这一形势,孔伋惊恐万状,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为了传授孔门“心法”,复辟奴隶制,抛出了《中庸》这

本书。

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统治阶级无不把《中庸》作为维护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朱熹在《中庸集注》中写道：对《中庸》只要“善读”，“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刽子手曾国藩，宣扬中庸之道是“圣人之言”。独夫民贼蒋介石也大肆鼓吹中庸之道是什么“天下独一无二的真理”，“最精微正确的人生哲学”。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狂热鼓吹孔孟之道，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叫喊什么“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历史事实证明：中庸之道是地地道道的维护旧制度、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之道，复辟之道。它也是林彪搞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想武器和理论基础。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历史经验同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更好地结合起来，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斗

爭哲学,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

【原文】 子程子曰¹：“不偏之谓中²，不易之谓庸³。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中庸集注》题解)

【译文】 程子说：“不偏离[礼]叫做中，不改变[礼]叫做庸。中是天下的正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常理。”

【批判】 在《中庸集注》的一开头，朱熹就引用程颐的话，把维护反动阶级统治的中庸之道说成是天下的“正道”和“定理”。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所谓“庸”，就是常规，不改变。中庸之道，就是要求遵守事物的“常规”，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从哲学上讲，就是要求严格遵守旧质的界限和范围，不许突破，不许有过分的行为，不许破坏旧质的稳定性。作为一种历史观，中庸之道就是把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加以绝对化和神圣化，否定社会的革命变革，否定社会的前进运动，主张保守，主张复旧，主张倒退。在春秋末期，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孔老二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维护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要人们严格遵守“礼”所

1 子程子——即程颐，宋代反动理学家。 2 中——无“过”无“不及”。 3 易——改变。庸——常理、常规。

规定的界限和范围,不允许有任何偏离和改变。可见,中庸之道正是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之道,是妄图阻止社会历史前进的反革命复辟之道。

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把中庸之道奉为至宝。叛徒、卖国贼林彪在记录他那些不可告人的谈话的黑笔记里,有一处写着“中庸之道”“合理”。并在后面开列了他们应当“注意”的几个要点,即所谓“站在左的方面”,“大胆反极左思潮”,“坚(决)反右倾”,“团结大多数立场漠(模)糊认识错误”的,等等。林彪还在《辞海》“中庸”一词的旁边作了同样内容的批语,并说这些“合起来就成为正确路线。”显然,林彪是把中庸之道直接和路线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所谓“站在左的方面”,就是把自己装扮成“左派”,以欺骗群众。他的所谓“大胆反极左思潮”,就是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的所谓“坚(决)反右倾”,就是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的所谓“团结大多数立场漠(模)糊认识错误”的,就是要网罗党羽,结成反党集团,拼凑反革命别动队。不难看出,林彪的所谓“正确路线”,实际上就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样一条极右的反动路线,林彪则冠以“中庸之道”,这就表明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丘的忠实信徒。

【原文】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第一章)

【译文】 中,是天下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普遍通行的准则。

达到了中和,天地的位置就安定不变了,万物就产生了。

【批判】 孔伋竭力鼓吹“致中和”,把中和说成是“天下之大本”和“天下之达道”,有了它,就“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充分说明了中庸之道反辩证法的反动实质。中就是折中,和就是调和。所谓“中和”,从哲学上说,就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永远保持旧质的稳定性;从政治上说,就是要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反对社会前进。唯物辩证法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斗争就没有发展。人类社会是在矛盾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儒家学派否认矛盾,反对斗争,鼓吹“致中和”,就是为了“克己复礼”,复辟旧的社会制度。

林彪胡说什么“对立超过了限度”,“就会破坏统一”,与儒家所鼓吹的“致中和”如出一辙,妄图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阶级斗争。他还胡说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攻击我们党所进行的反修斗争,要向苏修叛徒集团讲“和”结“友”,这就充分暴露了他背叛马克思主义,甘当苏修儿皇帝的叛徒、卖国贼嘴脸。

【原文】 仲尼曰:“君子中庸¹,小人反中庸²。君子之中庸

¹ 君子——指没落奴隶主贵族。 ² 小人——是孔丘诬蔑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称呼。

也，君子而时中¹；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²。”
(《中庸》第二章)

【译文】 孔子说：“君子主张中庸之道，小人反对中庸之道。君子主张中庸，他们随时节制自己，使之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小人反对中庸，因此他们无所顾忌和畏惧。”

【批判】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语道破了中庸之道反动的阶级实质。中庸之道是以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和规范——“礼”作为标准的。按照这个标准，只准狼吃人，不准人打狼；只准奴隶主压迫、剥削奴隶，不准奴隶造反，不准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向奴隶主阶级展开夺权斗争。事实上，“君子”并不“中庸”。孔丘在鲁国代行宰相，上台不久就杀了法家代表人物少正卯，这那里有半点中庸的味道呢？可见中庸之道，完全是一种骗人哲学。“小人反中庸”倒是一句真话。这是一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革命性的表现。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起来向奴隶主阶级进行斗争，就必然要反中庸之道而行之，这是为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无不把中庸之道作为他们欺骗和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林彪这个孔丘的忠实信徒，狂吠“中庸之道……合理”，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

¹ 时中——时时节制自己，使之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 ² 无忌惮——没有顾忌和畏惧。

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否定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就是要发扬“反中庸”的斗争精神，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文】 子曰：“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中庸》第十三章)

【译文】 孔子说：“按忠恕行事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如果别人拿了不好的东西施加给自己，自己不愿要的，也就不要施加给别人。”

【批判】 “忠恕”是孔丘的根本思想“仁”的一项重要内容。所谓“忠”，就是要人们忠于奴隶主政权，忠于各国国君，忠于周天子，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卖命；所谓“恕”，就是“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就是要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讲“恕”，不要起来向他们斗争。这样，如果人人都按“忠恕”去做了，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能得到维护，奴隶制就能长久地巩固下去了。孔丘鼓吹“忠恕”的反动目的也就在于此。可见，“忠恕”就是中庸之道在伦理道德上的一种具体体现，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用以欺骗、愚弄人民群众，镇压革命，维护其反动统治的一种思想武器。

历代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无不袭用孔丘的这一反动思想武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他的黑《修养》里大肆宣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思想，让我们和阶级敌人“将心比心”，妄图使我们放弃阶级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拼命地叫嚷要“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而骨子里却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推到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可见一切反动派对劳动人民是根本不讲“恕”道的，“忠恕”完全是欺人之谈。在阶级社会中，对立的阶级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共同的“欲”和“不欲”，只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对于一切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就是要坚决镇压，坚决打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原文】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¹、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²、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中庸》第二十章）

【译文】 天下通行的准则有五种，它所以能够通行，在于有三

1 昆——兄。 2 知——同“智”。

种德行。〔这五种准则〕是：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交往等伦理关系。这五种就是天下通行的准则。智、仁、勇是天下通行的德行，……

【批判】 这里所谓的五种准则，实际上就是奴隶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智、仁、勇是孔丘之流所鼓吹的三种反革命信条。它是中庸之道在道德品质上的具体表现。他们把这三种反革命信条吹捧为“天下之达德”，把它作为维护“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等伦理关系的精神支柱。在他们看来，要恢复那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制旧秩序，就要求统治阶级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智”、“仁”、“勇”这三种德行。所谓“智”，就是指能精通“周礼”，并能为奴隶主贵族出谋划策；所谓“仁”，就是“爱人”，即爱奴隶主贵族；所谓“勇”，就是要为复辟“周礼”而拚死卖命。他们竭力宣扬这三种德行，就是要实现“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恢复西周的奴隶制。

历代反动派都把“智”、“仁”、“勇”作为培养反革命“人材”的标准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思想武器。人民公敌蒋介石曾叫嚣：“革命的原动力，……就是智、仁、勇三个字。”以“智”、“仁”、“勇”为标准来训练他的党徒。林彪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把“智”、“仁”、“勇”吹捧成“人类三种伟大的德性”。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更是如此，他在卡片上写着：“仁——团，勇——斗，智

——唯物论。”他所说的“团”，就是要那一小撮忠于林家父子的狐群狗党，结成反党集团；他所说的“斗”，就是要他的喽罗们效法“江田岛”精神，誓死与人民为敌；他所标榜的“唯物论”，却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林彪用儒家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

【原文】 天命之谓性¹，率性之谓道²，脩道之谓教³。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⁴，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⁵，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⁶，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第一章）

【译文】 天的意旨和命令叫做性，顺着性而行动叫做道，让人们按照道来修养叫做教化。道是人们一刻也不能离开的，如果可以离开，那就不是道了。所以君子在别人看不见的情况下，总是十分谨慎，在别人听不到的情况下，总是十分惧怕〔唯恐违背了道〕。〔内心如有不好的念头〕尽

1 天命——天的意旨和命令。性——指天赋予人的本性。 2 率——遵循，依顺。道——性的一种表现，指奴隶主贵族的一整套反动道德观念，这里指中庸之道。 3 脩——同“修”，修养，实行。教——教化。即通过教育使之变化。 4 须臾(yú 余)——一会儿，片刻。 5 君子——这里指奴隶主贵族中所谓有“道德”的人。 6 见(xiàn 现)——表现。

管很隐蔽,但没有不表现出来的; 尽管很细微,但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当他独身自处时〔所做所想〕总是十分谨慎。

【批判】 孔伋把中庸之道说成是天赋予人的本性,是神圣不可触犯的“天道”,实行它,必须按儒家“慎独”、“内省”的修养经去做,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儒家认为,“慎独”是为了“修道”,道是片刻也不能离开的,离开了“道”,奴隶制就要垮台。

在奴隶制全面崩溃之际,孔伋抛出“慎独”的修养经,其险恶用心,就是妄图压制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不准他们造奴隶主的反,同时,也要求其门徒,为了适应“复礼”的需要必须克制自己。显然,孔丘的“克己”,孔伋的“慎独”,都不过是手段,其罪恶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而孔伋的“慎独”就是要人们脱离社会实践,把人们的主观精神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孔丘的忠实信徒刘少奇、林彪,都把“慎独”、“克己”当作法宝接受下来,精心炮制黑《修养》,狂热鼓吹“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妄图使革命人民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使我们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

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治野心。

【原文】〔哀公问政。〕子曰：“……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中庸》第二十章）

【译文】〔鲁哀公问关于治国的办法。〕孔子说：“……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复兴被废除了的奴隶制国家，平定祸乱，扶持危局。”

【批判】“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与《论语》上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一样，都是孔丘“克己复礼”反动纲领的政治内容。所谓“继绝世”就是要把那些失去世袭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上台；“举废国”就是要复兴那些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治乱持危”就是要残酷地镇压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维持住气息奄奄的奴隶制的危局，作垂死挣扎。这就充分暴露了孔丘复古、倒退，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效法孔丘“克己复礼”，对“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念念不忘，狂妄叫嚣要对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让牛鬼蛇神重新上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但是，“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來的。”一切企图阻挡历史发展的反动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林彪折戟沉沙，死无葬身之地就是明证。

【原文】 子路问强¹。子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²！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³，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中庸》第十章）

【译文】 子路问什么是强。孔子说：“……君子能调和对立的双方，而不偏向一方，多么强啊！站在中间，不偏不倚，多么强啊！国家有道时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多么强啊！国家无道时至死也不改变自己的立场，多么强啊！”

【批判】 孔丘所鼓吹的“强”是什么？从这里的四句“强哉矫”中不难看出，即不偏不倚，至死不变。说穿了，顽固地坚持中庸之道，就是孔丘所谓的“强”。显然，孔丘这番关于“强”的说教，其险恶用心就是要让他的徒子徒孙们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坚持中庸之道，维护奴隶制，至死也不改变。由此可见，孔丘所鼓吹的“强”，实质上就是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孔丘所鼓吹的这种“强”，无不备加赞赏。林彪死党、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早在一九三九年就曾赤裸裸地鼓吹中庸之道，胡说什么：“不偏不倚，至死不变——这在哲学

1 子路——春秋末期鲁国人。姓仲，名由，字子路，又字季路，横暴好斗，是孔丘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得力帮凶和忠实门徒。 2 矫——强的样子。 3 道——指奴隶制社会的反动统治秩序。塞(sè色)——堵塞，这里指政治上的不得势。“不变塞”，不改变自己不得势时的主张，这暴露出孔丘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反动立场。

上所谓‘中庸’，而在为自己一定的历史立场而奋斗的德行上，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表现为‘强矫’的精神，而这精神本来正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则把这种“强”乔装打扮一番，改头换面为“不成功便成仁”，以此作为他们的反革命口号，表示其反革命决心，要与无产阶级进行较量，妄图实现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毛主席指出：“**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孔丘、林彪及陈伯达不就是这样的顽固分子吗？

【原文】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¹。《诗》曰²：“既明且哲³，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中庸》第二十七章）

【译文】 国家有道，他的话能够使国家兴盛；国家无道，他的沉默能够使自已免遭祸患。《诗经》上说：“既明白事理又很聪明，就能保全自身。”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批判】 这里是孔伋在向其同伙兜售反革命策略：当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很稳固（“国有道”）的时候，要为奴隶主

1 容——安身，免遭祸患。 2 《诗》——指《诗经·大雅·烝民》。

3 哲——智慧，聪明。

政权进一步巩固出谋划策；当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根本动摇(“国无道”)的时候，就要“装死躺下”，研究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以图“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孔伋所称道的“明哲保身”，戳穿了就是告诫大奴隶主贵族，要善于观察时机，玩弄狡猾的政治权术来达到他们反动的政治目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这套反动的处世哲学心领神会。面对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从孔孟之道中找出了很多诸如“小不忍则乱大谋”之类的东西，告诫其死党。为了达到“其默足以容”，他还制定了“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企图用这样以守为攻的手法，掩盖其反革命的狰狞面目。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随机应变信如神”，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可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林彪这个信奉“韬晦之计”的野心家、阴谋家，终于不能“以保其身”，而是遭到了自我爆炸的可耻下场。

【原文】 诚者¹，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²，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中庸》第二十章)

【译文】 天生就具备诚的人，是符合天道的；使自己达到诚

¹ 诚者——天生就具备诚的人。孔伋认为诚是一种先验的“理”，是事物的总规律。 ² 勉——努力。中(重 zhòng)——符合。

的人，是符合人道的。天生就具备诚的人，不用努力就可以合乎中庸之道，不用思考就能懂得中庸之道，自然而然地就能符合中庸之道，这是圣人啊！

【批判】 孔伋所提出的“诚”，是孔丘唯心主义思想“仁”的继承和发展，是孔伋用来维护奴隶制的理论根据。在这里，孔伋鼓吹“诚”是“天道”，是超乎客观物质的宇宙本体。并且，又从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出发，把“诚”同中庸之道联系起来，从而论证了中庸之道是“天赋之道”。那么，谁能具备“诚”、禀赋这种“天道”呢？当然是那些所谓的“圣贤”，即奴隶主贵族。显然，孔伋的“诚”同孔丘的“仁”一样，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哲学概念的出现，往往是阶级斗争激化的反映，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孔伋所处的时代，奴隶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封建制正在逐步确立。在这种情形下，孔伋抛出“诚”，其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把奴隶主贵族说成是一些禀赋“天道”的“圣贤”，只有他们才能“治国”、“平天下”；奴隶必须安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不得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应该安于自己的地位，不得“犯上作乱”；从而论证复辟奴隶制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两千多年来，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这一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作为维护他们统治的思想武器。从奴隶制的卫道士孟轲的“性善论”，到宋代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朱

熹的“理学”，统统是这类货色，无不是为反动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叛徒、卖国贼林彪步其“先师”的后尘，也哼哼唧唧地胡诌什么“天分”、“天资”、“天赋”，大造反革命舆论，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然而，抗拒历史潮流的反动派必然要被历史的车轮轧得粉碎，林彪自取灭亡就是一例。

【原文】 子曰：“素隐行怪¹，后世有述焉²，吾弗为之矣³。”
(《中庸》第十一章)

【译文】 孔子说：“寻找隐僻的道理，做怪异的事情，让后代的人称述。我是不干这种事情的。”

【批判】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之争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内的反映。法家主张革新，抨击儒家的反动思想，大力宣传革命的道理，颇受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孔丘对此恨之入骨。这里的“素隐行怪”就是他对法家的恶毒攻击，妄图以此诋毁法家的革命性，泯灭法家的革新斗争。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儒反法，恶毒攻击法家就是“罚家”，攻击实行法家学说的秦始皇是“封建暴君”，借以攻击无产阶级

1 素——寻求。隐——隐僻。这里指隐僻的道理。行怪——做怪异的事情。 2 述——称述。 3 弗——不。